

“气功大师”严新与叶笃正的“交锋”

一方称不发论文要发功置人于死地 一方回应：“要死人，让我先死！”

靠着一成不变的固定老节目“空盆来蛇、空杯来酒、纸灰复原、意念断筷”，王林用自己“神秘”的方式走上“大师神坛”。其实，上世纪八九十年代，社会上涌现一个气功潮，众多“大师”纷纷涌现，甚至说得更为神乎，严新就是其中一位，称能用外功改变物质属性，并被清华大学邀请去做实验。

他与科学家叶笃正因“气功”论文还有过一次“交锋”。

周玉冰



本文作者与96岁高龄的气象学家叶笃正

气象学家叶笃正其人

叶笃正是世界著名气象学家，中国气象学泰斗，2005年国家科技奖获得者，2006年感动中国十大人物。他出生在天津一个大家族，弟兄中排老七。

他的祖籍是安徽怀宁（现安庆叶祠村）。曾祖父叶伯英为清代重要官员，官至陕西巡抚兼阅兵大臣。父亲叶崇志与袁世凯关系甚好，袁世凯一个孙子袁家宸小时候认叶崇志大姨太为干娘，在叶家孩子中排十一。叶崇志因不满袁世凯称帝，便辞去道台官职办实业。

1935年，叶笃正从南开中学毕业考取清华大学，随后攻读浙江大学研究生。1945年赴美留学攻读博士，1950年与邓稼先等一批留学生同船回国，一直从事气象研究工作，是中科院院士，1981年担任中科院副院长。

迅速崛起的“气功大师”

上世纪八十年代末，有一个叫严新的人很火，社会上传说他有特异功能，能远距离发功，使一些物质的分子结构发生变化。

严新本是四川江油县一个普通工农兵大学生，他1977年从成才中医学院毕业后，恰逢被禁锢的气功得以复出，社会上出

现了群众性学练气功高潮。当时，上海有个叫顾涵森的人在杂志上发表文章，称她测出气功师能发出有物质基础的外气。这样一来，声称能发放外气给人治病的气功师如雨后春笋般涌现，严新是其中迅速崛起的一位。

据说，当时严新调到重庆中医研究所从事临床工作时，曾用气功治好了几个病人。这可能是心理暗示起了作用的事件，经过四川一家媒体的采访报道，随后，《体育爱好者》、《气功与科学》等杂志也先后报道，引发全国各地许多人向严新求医。

“气功大师”为邓稼先治癌症

“两弹元勋”邓稼先癌症晚期，医药治疗不见成效。万般无奈，加之严新被说得神乎其神，有关人员便抱着试试看的心态请严新赴京给邓稼先治病。

人们是多么希望邓稼先的身上能出现奇迹。但1986年7月29日，为新中国两弹事业付出毕生心血的邓稼先还是去世了。

虽然严新在这次治疗上没能为自己捞着分，但中国气功科学研究会安排他作为重要成员访问日本。清华大学两位教授分别在生物系、化学系等地请他搞外气改变分子结构的实验，这提高了他的声誉。尤

其是在科技知识界颇具影响的《光明日报》，发表了两篇宣传他与清华大学人员合作用外气改变分子结构的报道，严新一下子家喻户晓。

权威杂志拒发伪科学论文

1987年，叶笃正虽然从中国科学院副院长的职位上退下来，但还担任《中国科学》杂志主编。有一天，一篇论文交到了他手上，是清华大学几个教授同严新合作进行“外气”实验的文章。这篇论文本来已经在其他杂志发表过，为了提高档次和影响，他们希望在《中国科学》这个权威刊物上发表出来。

叶笃正一看，文章附上了一大批权威人士的评审意见：“此稿内容为世界首创，确实而无可辩驳地证明了人体可以不接触物质而影响物质，改变其分子性状。这是前所未有的工作。”“应立即发表，及时向全世界宣告中国人的成就！”

叶笃正觉得“外气”改变分子性状不可信，把稿子交给科学院邹承鲁等院士审阅，大家一致提出质疑，最后决定按正常的科学程序做实验。严新和支持者们坚持不按正规程序做实验，称那么多专家教授的结论还不可信？

编辑部有人感觉到了巨大压力，便对

叶笃正说道：“发吧，反正其他报刊都发了。这么多专家教授攻击起来，够我们受的。”

叶笃正不同意，说道：“《中国科学》的权威来自刊登的每一篇文章都是经得起检验的，倘若发了一篇伪科学文章，杂志就毁在我们手里。有压力我来顶！”

“大师”施压要置人于死地

严新听说叶笃正不愿意刊发，公然施压：“美国哈佛大学早就要登我们的实验了。我们爱国，才不给他们先登。有人口口声声爱国，却不愿意刊登，是他蓄意把优秀研究成果拱手让给外国人。他更不知道，气功是可以置人于死地的。”

叶笃正听了非常生气，说道：“不经过大家一起做实验，坚决不发！要死人，让我先死！”

后来，随着人们的科学意识不断增强，尤其是以中科院院士何祚庥为首的一批科学家，面对猖獗泛滥的伪气功伪科学，挺身而出予以沉重打击，产生了积极的社会影响。严新等“气功大师”被拉下神坛，消失在大众视线外。但还有一些“气功师”留了下来，“低调”地宣扬他的意念发功，王林就是其中一位，他运用各种手段，整合资源，找到了自己生存获利空间。

看历史之史海闲谈

记者激怒丘吉尔

查一路



丘吉尔

在二战期间，盟军摧枯拉朽闪击德军的关键时刻，一家报社派记者采访英国首相丘吉尔，交代他一个目的——激怒丘吉尔。

人们印象中，丘吉尔是位政治家。很少有人知道，丘吉尔文艺修养极高，他1953年曾获诺贝尔文学奖，一生写出了26部共45卷本专著，被斯大林称为“百年才出现的一个人物”。

正是这样一个物，性格坚定，风趣幽默，坦然豁达。你让他谈笑风生，侃侃而谈容易，让他愤怒却不容易，因为他的开阔心胸与知识储备犹如浩瀚的大海，在理性的范

畴内，无论什么样的危机难题、尴尬纠结，他都能从容化解，举重若轻。

记者用尽了种种办法，比如，和他谈德军灭绝人性的暴行，谈德军对伦敦的大轰炸，谈纳粹集中营的杀戮，等等。丘吉尔以惯有的高屋建瓴的恢宏气势，透辟地予以分析判断，给出法西斯多行不义必自毙的答案。理性多于愤怒——这种情绪，并不是记者想要的。

这时，丘吉尔从容镇定地抽着雪茄，烟雾袅袅升起，笼罩着他的脸……突然，记者冲上前去，一把从丘吉尔的嘴里夺过雪茄。接下

来，在场的人紧张得心跳都几乎停止。

这次，丘吉尔真的愤怒了。一瞬间，他暴露出理性压抑下的血性，没有来得及自我控制，他像一只暴怒的狮子，因为猝不及防的冒犯而突然间爆发……

记者迅速地摁动了快门，他成功地找到了激怒丘吉尔的方式。

这种照片，被发表在当时的《战地时报》上，又被印在传单上，撒到德军的营地。它所起到的作用，不亚于千军万马。德军只知道丘吉尔的理性很可怕，这次领教了丘吉尔的血性，让德军见了心惊胆战。